

# 漢廣陵國銅鏡

徐忠文 周长源 主編



文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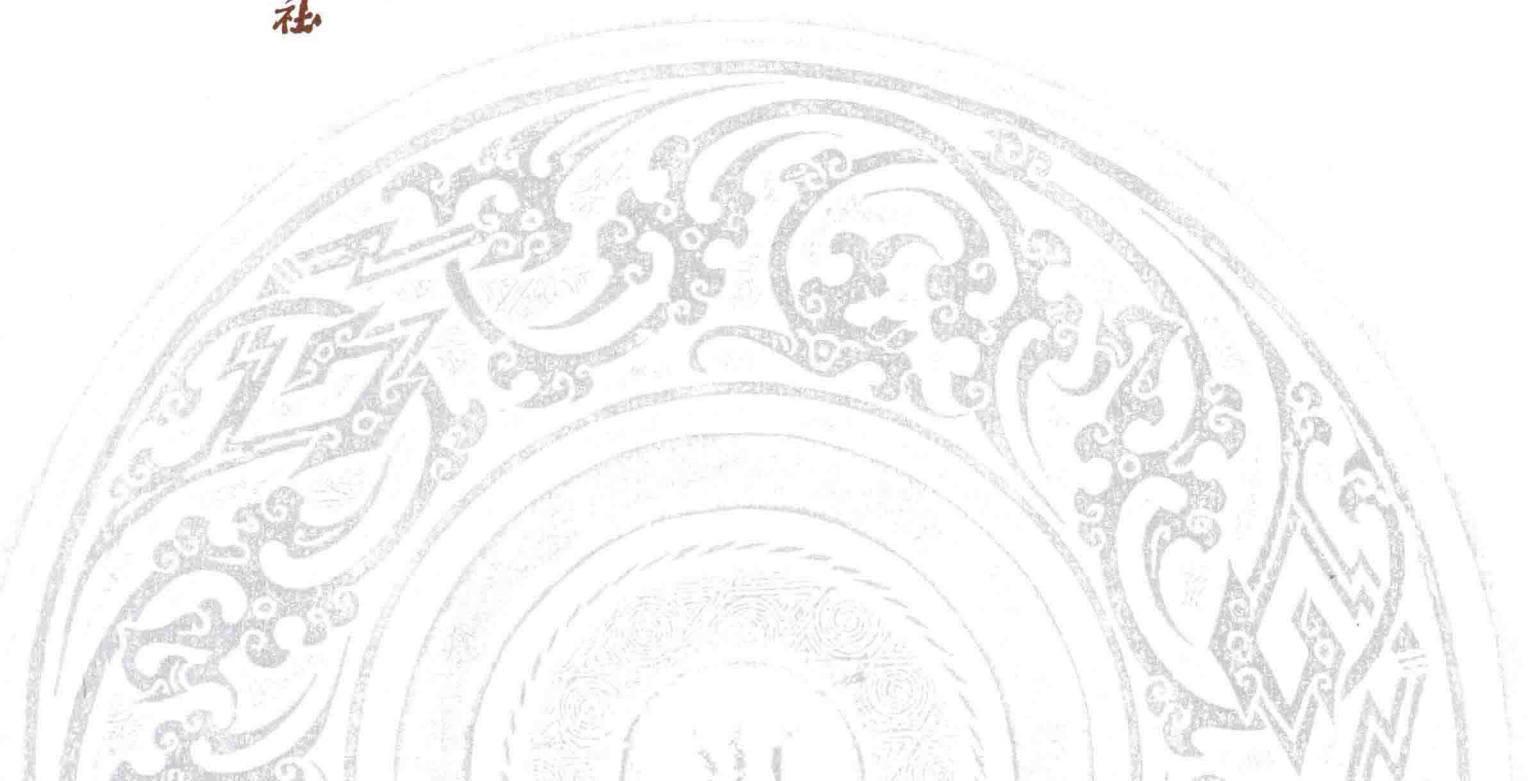


# 漢廣陵國銅鏡

徐忠文 周長源 主編



文物出版社



书名字集自汉代隶书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陆 联

责任编辑：姚敏苏 李 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广陵国铜镜 / 徐忠文，周长源主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010-3860-2

I. ①汉… II. ①徐… ②周… III. ①古镜—铜器（考古）—扬州市—汉代—图录 IV. ①K87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902号

## 汉广陵国铜镜

徐忠文 周长源 主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mailto:web@wenwu.com)

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 1/16 印张：22

201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860-2

定价：398.00元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徐忠文 周长源

副主编：王子尧 刘 勤 马富堃

委 员：夏 晶 钱玉亮 陈 刚 刘 刚 高 荣

谈长锋 庄志军 张秋媛

摄 影：王晓涛

拓 片：周长源 马富堃 王子尧 徐仁雨 靳祎庆

# 目 录

|                      |            |     |
|----------------------|------------|-----|
| 序                    | 孔祥星        | I   |
| 广被丘陵铸铜镜              |            |     |
| ——扬州出土汉代铜镜概说         | 徐忠文 刘勤 周长源 | 4   |
| 图版目录                 |            | 20  |
| 图版                   |            | 23  |
| 附录一 扬州出土汉镜铭文选录       |            | 340 |
| 附录二 扬州出土汉镜铭文常见通假字一览表 |            | 342 |
| 附录三 相关发掘简报           |            | 343 |
| 后记                   |            | 344 |

# 图版目录

|                     |    |                     |     |
|---------------------|----|---------------------|-----|
| 1. 凹面圈带纹镜 战国        | 24 | 26. 星云纹镜 西汉         | 73  |
| 2. 连弧纹镜 战国          | 26 | 27. 四乳四龙纹镜 西汉       | 74  |
| 3. 三龙纹镜 战国          | 28 | 28. 四乳四龙纹镜 西汉       | 76  |
| 4. 蟠螭菱纹镜 战国         | 30 | 29. “家常富贵”铭四乳铭文镜 西汉 | 78  |
| 5. 四叶蟠螭纹镜 西汉        | 32 | 30. “家常富贵”铭四乳铭文镜 西汉 | 80  |
| 6. “大乐贵富”铭蟠螭镜 西汉    | 34 | 31. “家常贵富”铭四乳铭文镜 西汉 | 82  |
| 7. 蟠螭铭文镜 西汉         | 38 | 32. “家常贵富”铭四乳铭文镜 西汉 | 84  |
| 8. 蟠螭纹镜 西汉          | 40 | 33. 鸟纹镜 西汉          | 86  |
| 9. “大乐贵富”铭博局蟠螭纹镜 西汉 | 42 | 34. “日光”铭连弧纹镜 西汉    | 88  |
| 10. 蟠虺纹镜 西汉         | 44 | 35. “日光”铭连弧纹镜 西汉    | 90  |
| 11. 蟠虺纹镜 西汉         | 46 | 36.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92  |
| 12. “常贵”铭蟠虺镜 西汉     | 48 | 37.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94  |
| 13. 四乳变形雷纹镜 西汉      | 50 | 38.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96  |
| 14. 蟠龙草叶纹博局镜 西汉     | 52 | 39.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98  |
| 15. 四乳草叶纹镜 西汉       | 54 | 40.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100 |
| 16. 草叶纹镜 西汉         | 56 | 41.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102 |
| 17. “日光”铭草叶纹镜 西汉    | 58 | 42.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104 |
| 18. “日光”铭草叶纹镜 西汉    | 60 | 43. “昭明”铭圈带镜 西汉     | 106 |
| 19. “日光”铭螭龙草叶纹镜 西汉  | 62 | 44.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108 |
| 20. “日光”铭草叶纹镜 西汉    | 64 | 45.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110 |
| 21. “君子之方”铭花卉纹镜 西汉  | 66 | 46.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112 |
| 22. 星云纹镜 西汉         | 68 | 47. “昭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114 |
| 23. 星云纹镜 西汉         | 70 | 48. “铜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116 |
| 24. 星云纹镜 西汉         | 71 | 49. “铜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118 |
| 25. 星云纹镜 西汉         | 72 | 50. “铜华”铭连弧纹镜 西汉    | 120 |

|                   |    |     |                  |    |     |
|-------------------|----|-----|------------------|----|-----|
| 51. “铜华”铭连弧纹镜     | 西汉 | 122 | 76. 四乳禽兽纹镜       | 西汉 | 174 |
| 52. “铜华”铭连弧纹镜     | 西汉 | 124 | 77. 四乳神兽纹镜       | 西汉 | 176 |
| 53. “清白”铭连弧纹镜     | 西汉 | 126 | 78. 四乳禽兽纹镜       | 汉  | 178 |
| 54. “清白”铭连弧纹镜     | 西汉 | 128 | 79. 四乳禽兽纹镜       | 汉  | 182 |
| 55. “君忘忘”铭连弧纹镜    | 西汉 | 130 | 80. 四乳禽兽纹镜       | 西汉 | 184 |
| 56. “日日有恙”铭瑞兽连弧纹镜 | 西汉 | 132 | 81. 四乳瑞兽纹镜       | 汉  | 186 |
| 57. “昭明”铭重圈铭文镜    | 西汉 | 136 | 82. 四乳龙虎纹镜       | 西汉 | 188 |
| 58. “日光·昭明”铭重圈铭文镜 | 西汉 | 138 | 83. 四乳龙虎纹镜       | 汉  | 190 |
| 59. “日光·铜华”铭重圈铭文镜 | 西汉 | 140 | 84. 四乳禽兽纹镜       | 西汉 | 192 |
| 60. “昭明·清白”铭重圈铭文镜 | 西汉 | 142 | 85. 四乳羽人禽兽纹镜     | 汉  | 194 |
| 61. 四乳四虺纹镜        | 西汉 | 144 | 86. 四乳四神纹镜       | 新莽 | 198 |
| 62. 四乳四虺纹镜        | 西汉 | 146 | 87. 四乳羽人禽兽纹镜     | 汉  | 200 |
| 63. 四乳四虺纹镜        | 西汉 | 148 | 88. 四菱瑞兽纹镜       | 西汉 | 202 |
| 64. 四乳四虺纹镜        | 新莽 | 150 | 89. 四虎纹博局镜       | 西汉 | 206 |
| 65. 四乳四虺纹镜        | 汉  | 152 | 90. 西王母博局镜       | 西汉 | 208 |
| 66. 四乳四虺纹镜        | 新莽 | 154 | 91. 西王母博局镜       | 西汉 | 210 |
| 67. 四乳四虺纹镜        | 汉  | 156 | 92. 西王母博局镜       | 新莽 | 212 |
| 68. “长乐未央”铭四乳四虺纹镜 | 西汉 | 158 | 93. “日有恙”铭四神纹博局镜 | 汉  | 216 |
| 69. 四乳八鸟纹镜        | 西汉 | 160 | 94. “长宜子孙”铭博局镜   | 东汉 | 218 |
| 70. “家常富贵”铭四乳八鸟纹镜 | 汉  | 162 | 95. 对鸟纹博局镜       | 汉  | 220 |
| 71. 四乳卷草纹镜        | 西汉 | 164 | 96. 四神纹博局镜       | 汉  | 222 |
| 72. 四乳卷云纹镜        | 西汉 | 166 | 97. 凤鸟纹博局镜       | 汉  | 224 |
| 73. 四乳四禽纹镜        | 汉  | 168 | 98. 卷云纹博局镜       | 汉  | 226 |
| 74. 四乳四禽纹镜        | 西汉 | 170 | 99. 禽兽纹博局镜       | 新莽 | 228 |
| 75. 四乳禽兽纹镜        | 西汉 | 172 | 100. 四虺纹博局镜      | 新莽 | 230 |

101. 四神纹博局镜 西汉 232
102. 西王母羽人纹博局镜 新莽 234
103. 禽兽纹博局镜 新莽 238
104. 禽兽纹博局镜 新莽 240
105. 禽兽纹博局镜 新莽 242
106. “长宜子孙”铭四神纹博局镜 新莽 244
107. 瑞兽纹博局镜 汉 246
108. “铜华”铭四神纹博局镜 新莽 248
109. 四神羽人纹博局镜 汉 250
110. 四神羽人纹博局镜 汉 252
111. 四神纹博局镜 汉 254
112. “尚方”铭四神羽人纹博局镜 汉 256
113. “泰言”铭卷云纹博局镜 东汉 258
114. “善铜”铭羽人禽兽纹博局镜 东汉 260
115. 简化博局纹镜 西汉 262
116. “善铜”铭禽兽简化博局纹镜 汉 264
117. “上大山”铭四神羽人简化博局纹镜 汉 266
118. 禽兽简化博局纹镜 东汉 268
119. “善铜”铭禽兽纹简化博局纹镜 东汉 270
120. “泰言”铭禽兽纹简化博局纹镜 东汉 274
121. 四神羽人简化博局纹镜 汉 276
122. 四鸟纹简化博局纹镜 东汉 278
123. “食玉英”铭瑞兽简化博局纹镜 东汉 280
124. 简化博局纹镜 东汉 282
125. 简化博局纹镜 东汉 284
126. 五乳螭纹镜 汉 286
127. 五乳羽人禽兽纹镜 西汉 288
128. 六乳四神禽兽纹镜 东汉 290
129. 七乳禽兽纹镜 新莽 292
130. 七乳禽兽纹镜 东汉 294
131. 七乳禽兽纹镜 东汉 296
132. 七乳四神羽人瑞兽纹镜 东汉 298
133. 七乳禽兽纹镜 汉 300
134. “宜子孙”铭七乳禽兽纹镜 东汉 302
135. “宜子孙”铭七乳禽兽纹镜 东汉 304
136. 七乳神兽纹镜 东汉 306
137. “长宜子孙”铭连弧云雷纹镜 东汉 308
138. 四乳神兽画像镜 东汉 310
139. 四乳禽兽纹画像镜 东汉 312
140. “王氏”铭瑞兽纹画像镜 东汉 314
141. “杜氏”铭西王母瑞兽画像纹镜 东汉 318
142. 四乳飞鸟纹镜 东汉 322
143. 龙纹镜 东汉 324
144. 龙虎纹镜 东汉 326
145. “青盖”铭龙虎纹镜 东汉 328
146. 环列式神兽镜 汉 330
147. 鎏金四乳四虺纹镜 西汉 332
148. 贴金箔禽兽纹镜 西汉 334
149. 贴铜箔禽兽纹镜 西汉 336
150. 贴金银箔几何纹镜 西汉 338

# 序

近几年来，继 2010 年《常德出土铜镜》、《皖江汉魏铜镜选粹》、《仪征馆藏铜镜》、《南阳出土铜镜》出版后，2011、2012 年又看到了《淮南博物馆藏镜》、《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藏镜》、《清质·昭明——安吉出土铜镜》、《千秋金鉴——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集成》等，据我所知，置于我案头的《洛镜铜花——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和扬州博物馆编《汉广陵国铜镜》书稿也即将付梓。南北各地有关铜镜的著作接踵出版，无疑是值得欣喜、但也是特别应予关注的事情。一方面，它们对中国古代铜镜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坦率地讲，现在文博考古单位出版的铜镜著作虽然不少，但在铜镜研究领域中真正产生较大影响的并不是太多。究其原因，一句话：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至于某些内容尚可、出版质量较差的著作，更是让人惋惜。所以至今我一直在呼吁出版内容和形式均好的铜镜著作。

这么多年，我为铜镜著作写了不少序言。前些时，有人对我说，他为了撰写相关著作，把我所写的序言几乎都看了。他认为我一直很重视铜镜著作的出版问题，一条脉络十分清晰，即强调著作的科学性、资料性、艺术性，尤其是创新性。何谓创新，就是著作要有鲜明的特点。我听了甚为感动。说句心里话，真不想再为铜镜著作写序了，写得过多还能有什么新意呢？其实只是一种责任感，为了推动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工作，仍在不断地应允作者提出的写序要求。

提到扬州铜镜，别有一番情缘。三十年前的 1981 年 8 月，我在江苏省考古学会和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编的《文博通讯》上发表了《扬州铜镜对唐代铜镜发展的重要影响》一文。从此很希望看到扬州出土铜镜的综合性著作。近十年来在民间收藏界，“扬州镜”的名称不绝于耳。当然他们所谓的“扬州镜”并非我论证的唐镜，而是与流行的“绍兴镜”、“徐州镜”、“南阳镜”名称一样，主要根据铜镜的表层色泽作为标志的汉代铜镜。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必须对这些名称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必须对这一概念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乘 2012 年秋在扬州召开“中国古代铜镜学术研讨会”之际，我向扬州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徐忠文建议：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扬州地区出土的铜镜整理出版，使人们真正认识扬州铜镜及其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地位。徐馆长告诉我，他们正在撰写扬州出土汉镜的书稿了。

最近，看到了他们的书稿，既高兴又不满足，高兴的是扬州同行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将出土和收藏的汉镜结集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满足有两点，第一，唐代重要铸镜中心扬州唐镜有待出版；第二，与扬州铜镜发展史有关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我认为：

一、本书能较全面、系统地了解扬州汉镜的发展水平和重要地位。

江苏地区出土铜镜资料较丰富的是扬州和徐州地区，但除了上述《仪征馆藏铜镜》外，从全国范围看，这里铜镜出版情况相对滞后。此书汇集了扬州博物馆、仪征博物馆、安徽天长博物馆和盱眙大云山出土和收藏的汉代铜镜。类别丰富，品种多样，风格不同，品相良好，时代和地域明确。形象地再现了汉代扬州铸镜的高水平，证明了扬州汉镜不仅在当时铸镜业界的重要地位，也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仅从单个铜镜而言，会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值得介绍的还真不少。如本书收录的汉代特种工艺镜，便使我对汉代特种工艺镜的制作水平、类型品种，有了全新的认识。有关内容，本书作者在《广被丘陵铸铜镜——扬州出土汉代铜镜概说》一文中已作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二、本书较好地反映了资料的科学价值。

多年以来铜镜著作出版的后续影响证明：文博考古单位出版考古发掘品和收藏品，应首先注重它们与相关载体的联系。保证著作的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其话语体系和逻辑结构必须区别一般的文物鉴赏书籍。我读这类著作最为看重的是它给读者提供了多少有学术价值的内容，而不是天花乱坠的描述和毫无根据的联系。

不知为什么这些信息往往被一些铜镜著作的作者所忽视。其实它们不仅具有考古学上的意义，对于深入研究铜镜的铸镜地区、铸造时代、官营或民营作坊的性质、铸造技术水平、埋藏地区的自然环境所形成的特点等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作者重视对收录铜镜原始状况的记录，如出土铜镜墓葬的地区、时代，有重要价值的参照物，甚至于墓主的身份等。这些资料对于开拓研究视野、提高学术水平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民间藏镜纷纷出版，其中丢失的许多重要信息正是文博考古出土铜镜著作的优势，我们必须运用新观念、新方法体现这些优势。

三、本书作者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为读者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启迪。

学术著作的出版，其实是学术活动的反映，是学术研究水平的体现。我们需要从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本书作者就提出了不少观点和看法。如汉代不同地区铜镜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分析。作者认为“从品种、题材、图案设计和铭文边饰等诸方面的对比来看，扬州出土的汉镜与国内其他地区汉镜有着密切的关系，共性清楚，个性明显。在个性中又凸显独创性，且地域文化风格和特色尤为突出，许多品种填补了西汉铜镜的空白”。是的，如何去追踪同一时代的时代风格，又要去捕捉地域特色？是我们在铜镜地域性研究中的难题。毕竟这类性质的著作，是有选择的收录铜镜资料，更何况要做这样的比较，必须有广泛的视野，搜集更多的资料，了解不同地域出土铜镜的情况。

又如铜镜铸制行业中，公私作坊产品的分析。这也是当前研究铜镜的关注点。本书作者提出，“以西王母题材铜镜为代表的精良汉镜，地方风格浓厚，我们推测其中多数是本地私营作坊铸造的商品；少数如‘尚方’铭和特种工艺镜以及王陵中的草叶纹镜，可能是官方铸造品。无论民营还是官铸，都可窥见汉代扬州匠师们高超的铸镜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准”。应该说这突破了一般仅从铜镜品相、规格加以区分的看法。强调了扬州铜镜的高水平，是官营、民营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的结果。

再如铜镜铸造地区的分析。此项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上述提到的铜镜地域性名称无疑也涉及这个问题。本书作者认为，“（扬州）铜镜除了满足本地区民众和诸侯王贵族的需求，还作为商品或礼品大批流通到全国各地，使扬州辉煌的文化借助铜镜这种载体得以传播”。

铜镜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借《汉广陵国铜镜》出版之际，我殷切希望在各界努力构建镜鉴学的大好形势下，文博考古学者要关注基础性、全面性的问题，特别要重视提高挖掘和利用资料的能力。

孔祥星

2013年9月

# 广被丘陵铸铜镜

## ——扬州出土汉代铜镜概说

徐忠文 刘 勤 周长源

汉代是扬州历史上第一个繁盛时期。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实行郡国制度，在全国各地分封同姓诸侯王。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封其侄刘濞为吴王，领三郡五十三城，都广陵，史称吴国。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之后，扬州先后为江都国、广陵郡、广陵国。江都国时吴郡被削减，只辖二郡二十七城。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江都国废，改为广陵郡。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为广陵国的藩王都城，此时汉武帝实行推恩政策，加大削减诸侯封地的力度，广陵国只剩下高邮、平安、广陵、江都四个县，后射阳划归广陵，管辖四县十一城。扬州自春秋吴王夫差时起，两汉四百余年，是刘氏家族十五个成员的封地。

扬州通过邗沟襟江带淮（沟通江淮），而吴王刘濞利用封地内自然条件优越和物产丰富的有利条件，以“孳货盐田，铲利铜山”首度兴市，致使国力强盛，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大都会。汉代葬仪有事死如生的习俗，加之历史文化悠久的扬州处于丘陵之地，故俗称广陵，有广被丘陵之意。丘陵一带现今所存汉墓众多，主要集中于市郊城北的邗江甘泉、杨寿、西湖等乡镇。与扬州市毗邻的仪征市张集、刘集、谢集等乡镇，还有高邮市湖西天山，宝应县天平等地有大量的汉代墓葬群。扬州考古发掘的汉代墓葬达数千座，规格等级齐全，有王陵、列侯墓、家族墓、士大夫墓和平民墓。汉代诸侯王陵规模大，其中重要的有高邮天山西汉广陵王刘胥享受的王侯葬制——“黄肠题凑”式木椁墓<sup>[1]</sup>。此墓保存完整、用料考究、制作精良、结构复杂、式样典型。盱眙县大云山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陵园的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历史材料<sup>[2]</sup>。还有邗江甘泉东汉广陵王刘荆多重券顶砖室墓，出土了“广陵王玺”金印等重要文物<sup>[3]</sup>。无论大型木椁或砖室墓，还是金印文物，都展示出汉代扬州诸侯王的实力和风采，更体现了扬州历史文化的悠久。西汉和王莽时期扬州墓葬多以木椁墓为主，东汉时期墓葬多以砖室墓为主。木椁墓都深埋于地表以下，文物密闭于温湿度适宜的环境中，大部分浸泡于相对稳定的棺水之中，在没有人为破坏的前提下，发掘出土的汉代铜镜基本完好，犹如新品，极少腐蚀，多数似“皮蛋古色”绿斑，极少数有朱砂红锈，俗称“水坑货”。这正是与本地区气候温暖、土质黏硬和木椁结构严密诸因素有关。而砖室墓，或极少砖石结合墓则一半埋于地下，一半露出地表，由于地表露出高大封土堆而成为历代盗墓贼的目标，所以墓葬中铜镜易于被盗，或被破坏，能遗留下来的所见无几。即使是深埋于

地下的高邮天山西汉广陵王刘胥陵也不得安宁,大型草叶纹镜被盗墓者破坏后遗弃于盗洞之中<sup>[4]</sup>。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刘非陵也难免被盗,草叶纹铜镜能完好地保存下来是值得庆幸的事<sup>[5]</sup>。如前所述,汉人有事死如生的习俗观念,盛行厚葬之风,极其重视丧葬礼仪,其中铜镜几乎成为必需品。

铜镜是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器,又是死者的随葬品,从扬州出土的汉代铜镜尺寸大小、纹饰精致程度和工艺水平来看,不仅反映出墓主人的贫富差别、社会生活状况,而且可以领略到汉代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扬州铜镜艺术的时代风格和独特魅力。

## 一、扬州出土汉代铜镜综述

我国铸造铜镜的历史源远流长,由“以水为鉴”到“以铜为鉴”再到“以玻璃为鉴”,经历了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铜镜从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铜镜证明它距今已有四千年历史了。铜镜的发展,随着历代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其纹饰、工艺和风格也发生着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青铜礼器的兴盛,铜镜随之迅猛发展,达到一个高峰。汉代国力雄厚,经济昌盛,私营作坊兴旺,铜镜业继续繁荣,走向鼎盛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铜镜因战乱暂时衰退。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空前繁荣,铜镜工艺进入丰富多彩和富丽华美的新阶段,达到历史上空前的辉煌。宋元时期以后铜镜铸造业一蹶不振,仅少数神仙人物故事镜和花卉镜呈现落日余辉。晚清由于玻璃镜的出现,铜镜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实用器演变成把玩器。

扬州曾经在汉、唐、清三朝经过三次鼎盛时期,其中汉、唐时期铜镜尤为著名,是我国主要铸镜中心之一,因其质精艺绝而名垂青史,在我国铜镜史上分别留下过光辉的一页。

扬州考古发掘证明,两汉铜镜出土数量众多,品类丰富,尤其是西汉镜,在江苏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汉镜出土的重要地区之一。两汉镜在不同时期,纹饰有所变化,先后出土了各种类别、多样品种、不同风格、不同时期特征以及地方特色、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精品,分述如下。

扬州出土时代最早的铜镜为战国作品。战国时期,扬州属楚,楚亡属汉。汉初,由于政治初步稳定,经济才趋于发展,扬州铸镜还未成熟,所以战国时期的楚镜仍然被继续使用,成为主流。这在扬州考古发掘的西汉早期墓葬中多有发现。如1989年仪征市张集乡团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四兽纹镜<sup>[6]</sup>;又如1997年仪征市刘集镇联营村赵庄组四号墓出土的三龙纹镜<sup>[7]</sup>

(图版3)。除出土战国镜,同时具有战国遗风的楚式汉镜开始出现。其中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凹面圈带纹镜(图版1),是汉镜中的新品种。此镜三弦钮,以六道阳弦纹间隔成宽三、窄二凹面圈带纹。又以半圆内向凸连弧,外加单阳线连弧,形成重复内向十七连弧纹为缘。此镜镜缘平,镜体薄,在继承战国“宽弦纹素镜”纹饰的基础上,缘纹有了新变化。2013年仪征博物馆考古发掘证明,凹面圈带纹镜流行于西汉初,是扬州难得的镜纹品种之一(插图1)。另外,常见纹饰分为四组或三组布局的蟠螭纹镜最具代表性。2001年扬州市郊西湖镇蚕桑砖瓦厂西汉墓出土的蟠螭纹镜(图版6),直径23.2厘米,主纹分四组,每组以火焰纹间隔。花纹图案结构严谨,错落有致,线条清晰,具有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风格特点,为扬州馆藏铜镜所罕见。主纹除常见的四组结构,也有分三组构成的。如2004年邗江杨庙镇王庙西汉初吴国“刘毋智”墓出土的蟠螭纹镜(图版4)<sup>[8]</sup>,直径18.3厘米,主纹由三组折叠菱形纹间隔的蟠螭纹组成,其间卷云翻腾,活泼的蟠螭穿行其间衔云嬉戏。在主纹的下层,辅饰细密的云雷纹作为地纹,仍继续流行战国楚式镜的装饰手法。西汉贵族使用的这两面不同构图的楚式汉镜,对于确立扬州地区汉代墓葬的标尺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扬州同类镜中的佼佼者。但也有不少这类品种的铜镜镜身薄、边缘上卷、尺寸小、钮小,以三弦钮或弦钮为主,常见主纹与地纹结合,主纹线条粗高、地纹线条细浅,多数不如战国镜那样清晰和明确,比较模糊和粗糙。

扬州出土蟠螭纹镜,数量少于蟠螭纹镜。其纹饰既抽象又简练。或仍然保留着主纹与地纹的组合,具有楚镜的装饰遗风。或去除了地纹、突出主纹,以求创新,改变了战国铜镜那种复杂、繁缛的时代风格。在汉初墓葬中出土的楚镜和楚式汉镜可以说是处于交替更新共存



插图1 凹面圈带纹镜出土情况

并用时期。之后,在继承的基础上,随着铜镜的兴盛发展,它们终被更新种类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和连弧铭文镜所替代。楚镜和楚式汉镜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扬州西汉镜艺术由过渡阶段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孔祥星先生《中国铜镜图典》第175页圈带蟠螭镜条目说,“不少镜子都无

内向十六连弧纹带”。同类镜扬州目前也有发现，如1980年扬州农科所西汉早期墓出土的蟠虺纹镜（图版10），但两者有所区别：蟠虺纹有粗与细之分，内区连弧之间有连与分之别。扬州出土的圈带蟠虺纹镜主纹外饰以内向十六连弧纹，为扬州少见，具有特殊性。内向十六连弧纹是内区辅助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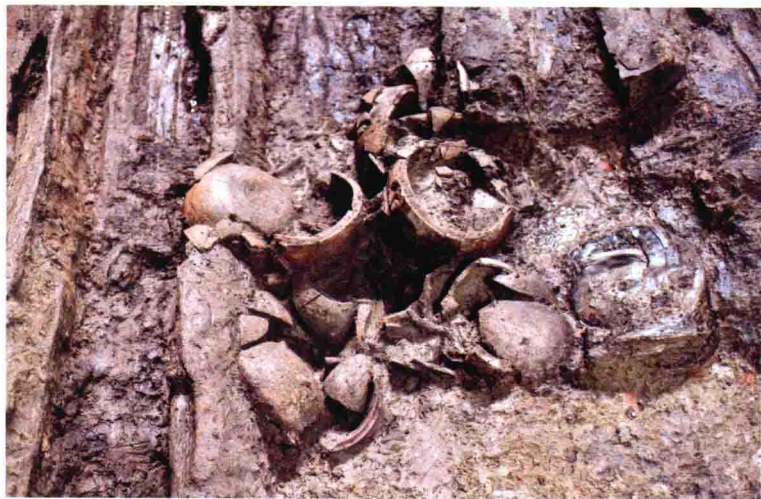


插图2 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二号墓发掘现场

样，以后被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镜缘移用。扬州西汉武帝前后墓葬出土的蟠螭和蟠虺纹镜，镜身保持着轻薄感（厚0.2厘米）并保留地纹，而盛行的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镜身则显厚重（厚0.3 ~ 0.5厘米），至此复杂的地纹已被淘汰。

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扬州出土数量较多，均属于西汉铜镜一大类别。其中草叶纹镜类细分为：草叶纹镜、花叶纹镜和日光铭草叶纹镜等。皆以内向十六连弧纹装饰镜缘。西汉江都王刘非陵和西汉广陵王刘胥陵均出土既大又精的草叶纹镜，其中江都王陵二号墓日光铭草叶纹镜（图版19），直径23.1、厚0.28厘米（插图2）。主纹除草叶纹，方格内还间饰一周铭文，为“见日之光，若月之明，所言必当。”广陵王刘胥墓草叶纹镜直径约30厘米。考古资料证明，草叶纹镜在扬州流行于西汉中期前后。草叶纹镜常见简明铭文以“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和“见日之光，长乐未央”为主。

星云纹镜主纹以四乳或四枚并蒂联珠座的大乳分为四区，座外一周分内向十六连弧纹和无内向十六连弧纹两种，其共同特点是钮皆为连峰式，从此，突破了以三弦钮或弦钮的旧模式、旧传统。其缘皆为内向十六连弧纹。邗江胡场五号汉墓出土星云纹镜一面，伴出的木牍遗文为“卅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纪年<sup>[9]</sup>，认为应是厉王刘胥四十七年，即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另外，邗江胡场汉墓出土了星云纹镜与剪边五铢同出<sup>[10]</sup>。根据考古材料，可知扬州的星云纹镜流行于西汉中期武、昭、宣帝时期。

铭文镜又是扬州出土汉镜中的一大门类。细分为四乳铭文镜、连弧铭文镜和重圈铭文镜等。除不同铭文，镜纹设计分有连弧纹和无连弧纹两种。铭文由单圈铭文再演变发展到重圈铭文。铭文字数由少发展到多，由短铭发展到长铭，或内区短铭，外区长铭组成重铭，其中

短铭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长不相忘”等。昭明铭连弧纹镜完整的长铭有“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也有铭文省字，其中扬州博物馆发掘的“妾莫书”木椁墓出土了昭明铭连弧纹镜一面(图版39)<sup>[11]</sup>，省字铭文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而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而不泄乎”。根据木椁结构和出土众多文物综合判断，此镜流行于西汉中晚期。

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铜镜图典》和《洛阳出土铜镜》等图录中，凡连弧纹镜之连弧纹都见八个，而扬州除常见八个连弧纹之外，亦有不少面是十二连弧纹，颇有特色，如仪征新集镇国庆村李庄砖瓦厂17号汉墓和邗江西湖魏巷村出土的昭明铭连弧纹镜，均为十二连弧纹，汉代扬州地区工匠似乎追求与众不同，也是本地一大特色。

1984年扬州博物馆考古人员发掘清理了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出土日光铭连弧纹镜<sup>[12]</sup>，根据出土的“先令券书”竹简为西汉“元始五年”，可见此类镜为西汉晚期，即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以前铸造。清白铭连弧纹镜长铭为“洁清而白之事君，心而口怨其明，夹玄锡口泽，而恐疏远而日忘，承而可说”。此外还有铜华铭连弧纹镜和同心日日有意铭瑞兽连弧纹镜等。

扬州出土的汉镜铭文也常出现略字、略句、通假、减笔的普遍现象。其中以略字或在每两字之间又夹“而”字的昭明铭连弧纹镜数量最多。铭文的略字、略句和夹“而”字的铭文字数多少，是根据镜子尺寸大小来安排布置的。四乳铭文镜常见“家常富贵”吉祥语，就其相同铭文而言，又有四种以上不同装饰纹样：或内向八连弧纹；或涡纹；或半圆弧纹；或禽鸟纹。像这样相同铭文、不同书体和不同装饰纹样，又表现出同一类、多品种的丰富性。这个时期此类镜钮以半圆钮为主。其镜缘分窄缘和宽缘两种。



插图3 “日日有意”铭瑞兽连弧纹镜出土现场

这个时期此类镜钮以半圆钮为主。其镜缘分窄缘和宽缘两种。

在扬州出土数量较多的连弧纹铭文镜中，又以2009年于仪征市新城镇长田砖瓦厂五号墓出土的“同心日日有意”铭瑞兽连弧纹镜(图版56)最为翘首<sup>[13]</sup>(插图3、4)。此镜直径18厘米，缘厚0.6厘米。其纹饰布局不同常规，连弧纹内铭文亦

别致，特点有三：一，常见“日有意”铭，而少见“日日有意”铭。常见“日有意”铭连弧纹镜四柿蒂纹钮座外主纹分内区与外区，内区为连弧纹，外区为铭文；而“日日有意”铭镜则与众不同，主纹分内、中、外三个区，比常见镜的主纹又增添了瑞兽纹一个区。瑞兽面向圆钮，形成环式，异常突出醒目。



插图4 仪征市新城镇长田砖瓦厂五号墓发掘现场

这种以动物纹为题材表现于

内区，尤为少见且十分独特。二，此镜主纹分三个区，由内区瑞兽纹和外区铭文组合。在内、外区之间又以四种纹组合成一个整体连弧纹带，作为间隔，四种纹即是八连弧纹、花卉纹、又夹“同心”铭文和短斜线纹。它们似乎同处于主纹地位。我们把这面镜归属于连弧纹镜类，这是一件罕见品种。扬州“日有意”铭连弧纹镜常见以八内向连弧纹间隔，在连弧纹间只补以简单的纹样，而此镜则与众不同，既有内向八连弧纹，又补以八朵相同的花卉纹，之间还各夹一字铭，合为“同心、同心”双铭文等组合成一周复杂的图案，设计独特，面貌特殊。三，汉镜中“同心”两字铭文已很难见，而以“同心、同心”组成双铭则更稀。“同心”短铭又与“日日有意，月有富，乐毋有事，宜酒食。居而必安，毋忧患，美人会，竽瑟侍，心志欢，乐已茂，固常然”长铭内外组合。内向八连弧纹间的“同心、同心”双铭面向圆钮，外区铭文上下环绕圆钮。这些独特的变化，不同于常规的重圈铭文。“同心”铭文表现于连弧纹内，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实证，富于特色。内外铭文表达了人们企求富贵、安居、幸福的美好愿望。

“同心”铭和装饰花卉纹与动物纹线条粗细相近，十分流畅，纹饰清秀，里外呼应，融为一体。以写实动物与装饰花卉内外结合，好似主次互补关系。整体设计、经营布局打破常规，尽现出独特、高明之处，是扬州乃至全国同类镜中的罕见品种。1985年邗江杨寿乡宝女墩新莽汉墓出土一面“日有意”铭连弧纹镜的铭文及风格与此大致相似。从扬州考古材料看，这面变化了的“同心日日有意”铭瑞兽连弧纹镜流行于西汉晚期。

扬州出土的汉代重圈铭文镜分“日光昭明”铭重圈铭文镜、“日光铜华”铭重圈铭文镜、“昭明清白”铭重圈铭文镜等，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都很精致。其中1981年扬州市郊外西湖乡